



法来自 19 世纪美国小说家亨利·詹姆斯。“实感”，与此相对是浮泛、无感。好的微写作往往能够轻巧地挑开生活粗钝的表面，解放我们麻木的“通俗”，通过对情感对应物的跟踪下潜到对生活新的解释中。但微写作的体量决定了我们在笔下很难对一切推倒重来，于是常表现为不刻意打破各种约定俗成的组合，而是通过对概括性的词语、固定的搭配、常见的形容作个人沉浸式的说明或有一定创意的补充演绎，这样便能够使之成立。创作者更热忱地投入到研究世界万物丰富的联系中，找到“层累”之意象和自我之生活的关联处，这样才能寻获更有质感的“实感”。总之，抹掉文学内部的共识和抹掉私人的体验，在微写作中都是行不通的。哪怕是很小的孩子，他/她都能从少量的文学积累出发，勾连自己的兴趣，但低年级的特点经常表现为思维的跳荡，而不是潜游，能够结合生活并依循一定的脉络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演，需要各方面更多的历练。

连：写作是自我对话、自我言语的翻译。当我们对某事某物有所感，这种直觉其实就是观念的雏形，我们希望用文字表达出来，就像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。要“信、达、雅”地去贴近这种感觉，就必须借助种种表达手段，句式的选择、词语的锤炼、修辞手法的运用等，特别要对所感知的印象和所联想的观念进行重新编排，使之最有力地符合于表现的目的。头脑中如何形成自己的语言系统？这是很复杂的课题，从实践上简单地讲，就是让学生多阅读不同作家的作品，辨认其风格，寻获符合自身心理特质或生活经验的作品。学生在自身语言风格雏形上，参仿喜爱作家的

语言风格，就能很快形成自己的语言系统。在教学中，这一点很少被注意到。

李：对自身风格的辨认还是得建立在良好的语文感觉的基础上，这需要一个过程。我们的语文教学所展开的对佳篇的学习，旨在规范语言的使用，掌握符号的秩序，理解文本的内涵，积累祖国的文化。这是我上面提到的属于文学共识的东西，从规范意识、表达意识到文学意识的多重养成——不过这些意识的真正形成也要与个人的生活认知相互结合，也就是知识不应该脱离生命的情境而存在，如果说从具象到抽象是准确而浓缩的知识生产的必要，那么它再度回复具象，应视为真实而有效的知识投放的必要，它意味着每一个个体张开生命体验对知识的怀抱。本来这些语文知识是与生活密切关联的，或者是指向生活实际运用的，但因为在教学中充斥太多断章取义的解读、脱离血肉的分析、刻板重复的训练、标准模式的套取等等，致使文本丧失与学生真实情感的对接，未能充分引发理解、感悟、品味和想象以更好地滋养生长。情未通，理未晓，知识对人的压迫就悄悄地发生。

微写作要解开同样的枷锁，要给学生示范更多活泼有趣可学可玩的样本，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“活着”，说自己的话。也就是先清除原先作文、功课的各种精神压迫，唤醒年少者的机灵，才能使微写作发挥明亮的通道的作用，激活微写作的现实意义——去惊悚，去麻痹，去陈腐。当学生欣悦于少量字数，又能专注于眼下的“写生”，手中的笔确实会再度团聚新的希望。

连：微写作训练思维有很多方法，我常用的有两个。一是用关联

词造叠句。吕叔湘在《中国语法要略》里用了一半篇幅分析句子间种种关系。可以说世界的本质就是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，而关联词则是两个事件之间关系的直接呈现，用关联词造句，可以训练学生思考事件之间的关联。另一个方法是用上句的某个主词作为下句的主词，进行联句训练。

李：关于“关联”的思考，确实是物象主义写作所带出的重要问题，同时也深刻包含于其中。“关联”，不仅仅是简单的连线，它指向一个人的思维建构、生活探索、梦想调校和生命叙事。小王子和他的玫瑰建立了关联，这种关联纯洁美好，魂牵梦绕。我们谈论他对玫瑰的呵护，好像是这朵玫瑰的幸运，实际上小王子亦深深受益于此，虽然他从不做此想。他因玫瑰而变得英俊优雅，因玫瑰而日渐情深意重，因玫瑰而在星际划出人生迷人的轨迹……人与物可以怎样关联？小王子给出了生命的答案。“玫瑰的露珠挂在小王子的脸颊”，是我为小王子献上的微写作。

连：世界是一个系统，万物自有其语言，含糊不清，伸长我们的耳朵，将这些话语归类，我们会发现互相混成幽昧而深邃的言语海洋里，鱼说鱼的话，鲸歌也有不同的口音，海流性格暴躁时和温柔时气息相异甚多，而珊瑚随海流轻轻摇摆时，它的呼吸如塞壬的歌声一样蛊惑人心，礁石从来沉默不语，它的眼神坚定，似乎可以天长地久。去看，去听，去细细地闻，用脉搏去感知，用思想去推动，这正是物象主义写作的根本所在。

（李淳系本刊编辑 连子波系福建厦门松柏中学语文教师）

责任编辑 黄佳锐

